

本刊叢書出版專輯

。種三書新份月三。

書評書目 叢書之四

「尋找另一扇窗」跋

呂秀蓮

有時候，你對自己所忙的事還摸不着頭緒，乍回首，却發現居然已經做了好一陣子了。

我寫方塊的情形，彷彿就是這樣。

六十一年夏，臺灣社會喧騰着好幾起以博士爲主角的凶案，輿論與民心極形擾攘，我在衆說紛紜中獨思冥索，終於發而爲文，一吐心中鬱結，幸蒙中國時報垂青，除將本書墊底的「從鍾肇滿殺妻談起」一文披載外，當時的「人間」版主編桑品載先生隨即駕舍，誠邀我爲該刊寫方塊。

方塊原是副刊的礎石，方塊作家則是年高德劭，學養俱佳的君子人，我說什麼也不够格，然而任憑左推右辭，終拗不過桑先生的雅意。就這麼樣，我既恭敬不如從命，實則迷迷糊糊地一篇挨過一篇，忽焉竟已過了一年。

那時我甫離校門，涉世未深，胸中亦無點墨，只因兩年的海天遊踪，譜我一曲長長的鄉思夢，重履斯土後，自然很想把腦海裏盤旋着的思緒掬掬開來，也就憑這股愚誠，我先用「池畔風」爲名——「但

願它吹皺的不止是一池春水而已，更多的是浮漾其上的枯枝敗葉。」後又改以「望遠山」，取意「望遠山乃不覺近處起伏」。不旋踵，「人間」由高信疆先生主持，他要執筆人各闢一個「話框」，因催促甚急，我無暇深思，就摘下了在杭州南路經營的「拓荒者之家」的帽子，厚皮地以「拓荒者」自居了。

主修比較法學的我，一方面不肯輕易服膺既成的價值理念或文物典章，另一方面却喜歡讓後天的理性伴隨先天的情感滋長。執筆之初，我曾給自己立下一個宏願：我要拿遞邇中的時空因素撞擊迷信中絕對不易的真理！而我的基本原則是：用感性的態度待人，知性的眼光論事。由於撞擊並不意味著覆滅，因而在前進的當兒，乃遣下保守的痕跡，又由於理智伴隨着感情，致使我在怒吼之後，復不期然地要爲人世間的至情至性低迴吟詠。

我不知道百餘篇短文中我的這種嚐試究竟如願了幾許，我只覺得其中鮮少令我真心滿意的，每交一篇稿，我總提醒自己一次：我還需要充實自己。可憾我的提醒尚來不及付諸行動，交下篇稿子的時刻已然到來。總是這樣的，期許之後就是敷衍，想不敷衍却又

織造了另一個期許，直到有人鄭重其事地以西餐「納聘」，要爲我這一年的拓荒之言作嫁衣裳時，我這才意識到「吾家有女初長成」，雖不標緻，好歹總是自己。

用「尋找另一扇窗」作爲本書的芳名，是出版人隱地先生的建議，我接受了；所謂「另一扇窗」也者，大而言之，不正意味着另一種命運或一套觀念嗎？——去追尋別種命運或去覓索別種價值的，捨拓荒者而何？

雖然我的拓荒路程很短，却不無既定的方向，至少它包括了觀念、習俗和制度的再檢討及重新肯定。有一陣子，我特別對傳統的男女問題尤有尖銳嚴苛的批判——它固然觸怒了某些人士的男性尊嚴，却也使我飽嚙威嚇侮蔑的滋味。但是，如果他們知道「新女性主義」原是我所戮力以赴的事功，或許他們的無名怒火便能稍稍清涼下來了。抑有進者，如果他們知道那些顯然失却理性的掙扎反擊每每助長了我「潑辣」的藉據，或許他們便該爲自己寫信時氣勢汹汹的情緒心理啞然失笑吧？無論如何，爲沖淡這股怨懟之氣，我終於決定刪除掉若干此方面的議論，仍被保留的，

則是那些我認為心智健全者咸能接受的了。

在整理舊稿出書之際，我做帶自珍地重新檢視了一遍，總共理出方塊九十篇，為壯聲勢，又補了點小品，算是飯後清茗吧。此外，為表示對讀者的忠實，我特地將手邊存留着的讀者來鴻重又拜讀過，並適當地把他們的意見附註在相關的文章之末；很可惜，還有一部分被我搞丟了。至於溢美之詞，也只好從略。

攔筆之前，還有一事或能博您一笑。由於人們對所謂的方塊作家早有先入為主的印象，很多人乃想當然耳地以為拓荒者必是如此那般的人物，他們非但誤

植了我的年齡和性別，籍貫也被搬家了。前二者固憑添不少趣事，後者則未免遺憾了，本省人的國文程度難道沒有上進的一天嗎？

當然，「誤認在先」也未嘗不好，否則，讀者朋友的愛護恐怕就要大為遜色了。不止一次，為求證讀者的來信所述，我親駕現場一探虛實時，雖未喬裝，却也不敢表露身分，畢竟，我們這個社會對「婦人之見」的信心仍然相當地薄弱哩。

作者識於一九七四、元月四日凌晨

書評書目

叢書之五

「一個讀書的故事」序

亮軒

在紙張印刷成本「一日數驚」之際，偏要出版一本書，出版者及作者，都未免有點不識時務了。可是，無論出版成本如何的增高，讀書，大概仍是不可省

略的吧？否則，我們就真是為物所役，那是比漲價更大得多的悲劇。此刻推出我作文十年來第一本專輯，頗有幾分向物質生活挑戰的味道，基於對人類智慧與